

『娇凤毒花』

下

77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77

『娇凤毒花』

下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第四十六章	四海之内皆兄弟.....	(609)
第四十七章	送上门的俏妞.....	(629)
第四十八章	是非分明.....	(643)
第四十九章	杀人血魔.....	(651)
第五十章	突破重围.....	(671)
第五十一章	血淋淋的尸体.....	(687)
第五十二章	色不迷人自迷.....	(694)
第五十三章	道不尽的恩怨.....	(715)
第五十四章	失去了好机会.....	(729)
第五十五章	魔寇尾随而至.....	(737)
第五十六章	血光寒刃.....	(757)
第五十七章	魔掌的威力.....	(773)
第五十八章	溅血英豪.....	(781)
第五十九章	见面礼竟是无价之宝.....	(802)
第六十章	知己知彼谈兵论武.....	(817)
第六十一章	恃困天涯浪子.....	(824)
第六十二章	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843)
第六十三章	挥师故地血染长安.....	(856)

第六十四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865)
第六十五章	血债血偿·····	(882)
第六十六章	红日重现永立江湖·····	(903)

第四十六章

四海之内皆兄弟

君惟明有如一抹淡淡的烟雾飘移，就在那叫“小九”的人方始进入卧室之中，君惟明亦自竹屏后跟着闪入！

那“小九”却并无所觉，他伸展双臂，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边自言自语地道：

“所为何来？妈的，真是所为何来！”

君惟明倚在门上，和蔼地接口道：

“你说得对，所为何来呢？”

那“小九”蓦地全身一震，像整个身子都僵住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艰辛地缓缓转了过来，那一张白净净的面庞，却变得更苍白了，甚至连一双眼睛也几乎鼓出了双眶！

他宛似见了鬼一样，恐怖而又惊骇地瞪视着君惟明，两只手僵停在胸前不动，在唇角的抽搐里，他抖索地道：

“你，你是谁？”

“但是，刚才你还在和你的七师兄谈论我呢？”

猛地张大了嘴，这“小九”的面孔五官也一下子全变了位，他凸着眼球，颤生生地伸手前指，“蹬”“蹬”“蹬”退了好几步，舌头打着结道：

“你……你……你……是……是……‘魔尊’……君……

君惟明？”

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正是我。”

那“小九”哆嗦了好一会，才惊惧莫名地道：

“果然……你果然……没有死？”

君惟明一笑道：

“被你猜对了，此前，你不是还比了三比，证明我没有死么？”

“小九”脸色已白中泛青，恐惧地道：

“那么……今夜到来……溅血……夺命……的人……就是你了？”

君惟明严肃地道：

“我溅的是一干无义之徒的血，夺的是一批奸险恶人之命，天理人情，俱皆名正言顺！”

“小九”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强制着自己的惊悸惶恐，尽力镇定，却仍不免结结巴巴地道：

“你……你要杀我？”

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

“小九”稍微定了定心，啜嚅着道：

“那……那你要如何？”

君惟明笑了笑，道：

“我要求你件事。”

“小九”又呆了。

君惟明踏前一步，笑吟吟地道：

“很简单，替我找点金创药、净布，以及热水来，当然，还得求你保守秘密，不要将我的行迹泄漏。”

“小九”接着手，提心吊胆地道：

“是，呃，是你受伤了？”

君惟明淡淡地道：

“不，我的一个手下受伤了！”

这位“小九”顿时进退维谷起来，他艰辛地道：

“在我个人来说……君，君公子，我极端钦佩你，而且愿意替你效劳……但是，你和我处处敌对，我是凉山派弟子，我……我又怎好帮助一个师门的敌人呢？”

君惟明点点头，深沉地道：

“我问你，小子，你崇尚仁义、忠信，以及纲常么？”

“小九”愣愣地道：

“我当然崇尚……”

君惟明又道：

“假如你的师门背弃了这些，助纣为虐，横施残暴，你也会不问黑白，盲目跟着他们坠向罪恶之渊么？”

“小九”想了想，摇头道：

“不，我不愿跟他们那样做，我的良心不允许……”

君惟明诚挚地道：

“就是如此了，小九，你的师门如今正是在走着这条路，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们一起跳进这个污秽的大染缸呢？急流涌退，为时未晚，你虽无法兼善天下，但是，至少你也可以做到独善其身，与他们同流不合污！”

接着，他又道：

“童刚与我之间的仇恨，我想你也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了，小九，你的猜测是对的，童刚不独陷害了我，更夺了我基业，辱我妻妹，残我手足，他的所作所为，实在阴毒险恶到了极点，狼心狗肺，以此为最，我定将报此血仇，瀚此痛恨。小九，这种人，岂还值得你去为他卖命出力？”

“小九”犹豫着、迟疑着，好半晌，他才讷讷地道：

“君公子……你所说的，可是实言？”

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事实胜于雄辩，小九，你终究会明白我字字不虚的！”

焦躁不安地搓着手，“小九”又痛苦地道：

“但……但我不能背叛师门……”

君惟明深沉地道：

“你不用背叛师门，只是不帮助他们为恶，做一个保名清誉的正直人，如此，小九你也等于是在替你们师门赎衍了——”

君惟明凝注对方那张仍在踌躇的面容，又道：

“你如果帮助了我，小九，我保证恕你的生命，而且，也尽可能不伤害你师门的人！”

“小九”立即双目发光，振奋地道：

“真的？”

君惟明正色道：“‘魔尊’一言，胜似九鼎！”

“小九”毅然点头，道：

“我去办，君公子！”

他方待行出，君惟明已低叫道：

“且慢！”

“小九”愕然止步，惊疑地道：

“有……有什么不对么？”

君惟明一笑道：

“未问尊姓大名？”

“小九”忙道：

“我姓关，单字立，在凉山门墙第三代弟子中排行第九，也是老么，所以一般师兄们便直呼我为‘小九’。”

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那么，关立，你这卧房中有两张床，另一位是谁，他会马上回来么？”

那“小九”——关立低声道：

“这个君公子无庸挂怀，我和一同住在这房里的乃是我八师兄，他昨晚已随着大掌门和童刚一起到长安城外迎接一位贵客去了，最早也要等到天亮才能回来休歇……”

君惟明平静地道：

“今晚这里出事，可曾派人前往通知童刚？”

关立颌首道：

“已经派人去了……”

君惟明笑了笑，再道：

“可曾发现有人突围？”

关立双眼大睁，道：

“有啊，黑暗中像是一个大胖子，君公子，那可也是你的人？”

君惟明笑道：

“是的，他安然脱险了么？”

关立一个劲地点头道：

“被他冲出去了，那大胖子好凶，从‘妍园’那边越墙而出，守在墙里墙外的十几个‘独龙教’好手，就没有一个能拦住他，反被他摆平了两个，待到我们师兄弟几人跟着‘独龙教’凌教主赶到，那大胖子早就鸿飞冥冥，不见踪影了……”

君惟明润润嘴唇，又问：“守在‘五全厅’之前的我那数百旧部，是否也全走光了？”

关立吃了一惊，急道：

“你怎么晓得？”

君惟明一笑道：

“我怎么会不晓得？是我叫他们走的。”

关立深深叹了口气，道：

“可不是全走光了，五百多人一个不留，除了随身家伙之外任什么全没带，走得干净，走得利落，就像是一阵风都给吹飞了一样……为了这事，府里几个头儿俱在暴跳如雷，大呼小叫呢，但又不敢分兵追，府里已闹得天翻地覆了，谁也不敢再作主张，擅自将人手支遣出去……”

望着君惟明，关立言自由衷地道：

“现在，我可以出去为你办事了么？”

君惟明点点头，道：

“当然，但记着，小心加上信诺！”

关立严肃地道：

“你放心，君公子，我关立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小人！”

说着，关立马上出门去了，君惟明望着他将门儿带上后，

快步贴耳门板上聆听他的动静，唔，这人并没有弄什样花巧，他确是匆匆由小厅走出去了……

略微待了一会，君惟明迅速推开那扇堆放杂物的房门，闪身而进，黑暗中，那边隐藏着的曹敦力低叫道：

“是公子么？”

君惟明来到近前，轻声道：

“罗昆情形怎样？”

曹敦力低沉地道：

“我已经先给他包所住伤口左近的血脉部位了，现在比先前好多啦，流血量减少，而且呼吸也比较均衡了。”

君惟明蹲下身来查视着，又问：“你是用什么布给他扎伤的？”

曹敦力忙道：

“我自己的内襟，干净的……”

君惟明微微颌首，道：

“不用多久，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有人送来了……”

曹敦力干咳一声，道：

“公子，方才你在外面的谈话，我业已全听见了，天爷，真害得替你暗捏一把汗……这似乎过于冒险了，那小子是我们的敌人呀……”

君惟明笑了笑，道：

“不错，是敌人，但敌人中间也有天良未泯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他们之中的矛盾了，能利用这个矛盾来行事，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比内线卧底更佳。”

舐舐唇，他又道：

“曹敦力，你也在江湖上闯荡大半辈子了，你可曾感觉过，人，是一种天下最奇怪的东西？”

曹敦力茫然道：

“最奇怪的东西？”

君惟明低徐地道：

“是的，人有思想，有情感，有灵性，最重要的，人还有良知，这良知便会使很多事情变得奇妙而多姿多彩，简单地说，人和一般禽畜是截然有区别的，猫，见了老鼠便立即予以扑杀，鹰鹭之类的恶鸟遇到较小的飞禽也必将攫食，这几乎是一个定论，没有什么例外与怪异的，不过；这是因为禽兽一类的畜生缺少思想，没有灵性，更不知天良为何物的缘故，他们只知道弱肉强食，借着暴力作为生存的唯一手段，但人却完全不一样了，人有思想，有感受，人有灵慧之根，有良知，明白善恶，懂得是非，更知道选择，所以，人的敌对不是绝对的，只要为了仁义，为了忠信，为了道德，便算是敌人吧，无亏于伦理纲常，有一个光明正大的起点，及堂皇正当的前提……”

顿了顿，他笑问：“你懂么？”

曹敦力领悟地道：

“我明白了，公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为正义而战，纵然是敌人，也有些会支持我们及协助我们的，因为敌人的阵势中本身便没有一种正确的道理与光明的信仰，他们乃是邪恶而齷齪的……”

君惟明点点头，道：

“对了，曹敦力，你记着，暴力是不可久持的，只有精神

与意志上的倾向才是最终的得胜之道!”

曹敦力吁了口气，道：

“我想不到公子你竟还有这么一篇大道理呢……”

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道理并不算什么精博之论，只是从古到今，看朝代的盛衰，所给予我们的一些教训罢了。”

回头探视了躺着的罗昆一下，曹敦力又道：

“公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潜离此间？”

君惟明低沉地道：

“我也不能断定，那要看什么时候有适合我们潜离的机会了。”

沉默了片刻，曹敦力嗓音有些沙哑地道：

“这一遭，童刚回来只怕要气疯了……”

君惟明冷冷地道：

“他受罪的日子还在后面，我会叫他食难下咽，寝不安枕、忧心忡忡、疑神疑鬼，我要叫他连做梦都浸在血海里!”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曹敦力讷讷地道：

“看样子，童刚就会如此了……”

迟疑了一下，他又尴尬地道：

“公子，童刚这口气固不用说了，我们的刁帮主恐怕更要将满嘴老牙咬碎呢，我有点不敢想像他现在会愤怒成了个什么样子……”

君惟明一笑道：

“不言可知，曹敦力，你还是不用去想的好，刁忌爱怎么气，怎么怒，全是他自己的事!”

曹敦力叹了一口气，道：

“想我曹某人投效‘大飞帮’也已经是多少年的事了……在滇北，那段时光虽然苦了点，却也够美好的……我是从堂下的硬把子地位逐步爬升起来的，就在遇见公子你之前，还是一心一意要为‘大飞帮’卖力效命呢，压根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会唾弃了‘大飞帮’。这件事，若在几个月前有人预先告诉我，我不以为这人疯了才怪……唉，人的际遇真是变幻莫测啊，如果不是‘大飞帮’这次打错了主意，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又怎会有今天这个变迁呢？”

君惟明深沉地道：

“曹敦力，我不怪你心中有些感慨，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一次是做对了，将来，你就会为了这次的明智决择而得到报偿，这个报偿，较更胜过你原来‘大飞帮’里所拥有的……”

曹敦力低声道：

“这些我也不奢求了，公子，我只盼今后能追随左右，有口饭吃，有个遮风避雨之处也就是了……”

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你会得到的，而且比你心里所盼的更多……”

曹敦力苦笑道：

“我也晓得公子不会亏待我……”

忽然，他惊觉地道：

“公子，好像有人来了？”

君惟明沉静地道：

“不错，是有人来了，这次足证你已经平下心来，记得刚

才进来这里的时候，你曾告诉我说好像听到外面有人咳嗽，事实上外间根本没有人在，曹敦力，你还须再在‘镇定’两个字上下功夫！”

黑暗中，曹敦力老脸一热，他窘迫地道：

“我……呃，我是有些慌张……”

君惟明拍拍他肩膀，道：

“你安心守在这里，不要擅动，一切事由我来应付，现在我就出去看，那位朋友是否已带来我们须用之物了。”

在君惟明出门之前，曹敦力已担心地低呼：“小心点，公子！”

君惟明一笑道：

“我看这姓关的不会卖了我的……”

说着，他启门而出，又迅速将门带紧，就在他开始站到衣柜旁边的时候，卧室的房门已被推开，那关立已匆匆闪了进来！

等关立将房门掩上了，君惟明才现身出来。

微笑道：

“弄到了吗？”

关立回过身，先喘了口气，然后，将手中拿着的东西高高举起，嗯，一个花布包裹，另加一只盛水的囊！

君惟明拱拱手，道：

“辛苦了，关立。”

关立兴奋地一笑，忙道：

“没什么，没什么，能为公子效劳，是我的荣幸——”

他突然觉得说漏了口，又连忙解释道：

“在我个人来说——”

君惟明笑道：

“当然，只在你个人来说。”

关立凑前几步，道：

“包袱里是一罐上好金创药，膏糊状的，另五小包白药粉是内服的，有止血消炎的功效，另一大卷净布，顺便我还替你们又带来了十个牛肉馅饼，还是热乎乎的，您可趁热吃，这皮囊里盛满了刚开的滚水，很洁净，除了洗涤伤口之外，也可以饮用……”

君惟明一一接过，诚挚地道：

“难为你想得如此周到，真是太多谢了……”

关立搓着手，有些受宠若惊地道：

“公子太客气了，不算一回事……不算一回事……”

君惟明笑了笑，道：

“可以告诉我外面情形如何么？”

关立那张圆脸一苦，低低地道：

“还是乱得一塌糊涂，整个府里外仍然警卫森严，好手密布，现在到处全是人来人往，在检点伤亡，清查损失，大家脸上都罩着一层黑气，霉透了，不过，他们相信你们已分散突围了……”

君惟明点点头，又道：

“童刚回来了么？”

关立小声道：

“还没有，听说他为了表示对那个远来贵客的尊重起见，特地率人迎出长安城外三十里，这一下，可算鬼差神使，给

了你们一个大大的方便了……”

君惟明冷森森地一笑道：

“如果今晚童刚在，说不定正好一次了结，也免掉日后许多麻烦了！”

关立心头有些发毛，陪笑道：

“我想也是这样……”

君惟明淡淡地道：

“那么，看情形童刚也就快回来了？”

关立忙道：

“大概要在天亮以后了，不久前凌教主又派了一拨快骑前去催驾了呢。”

君惟明沉吟了一下，道：

“你的那位师兄在回来之后就会到这里来休歇么？”

关立志忑地道：

“君公子，你不会对他——”

君惟明笑道：

“当然不会，但我也不妨对你老实说，我想暂时利用一下这地方，当然绝对不允许有人发现我的踪迹而泄漏出去，你的八师兄不是你，恐怕他不会轻易就与我合作，因此，他如不回来休息，自是彼此两便，否则，我答应你不伤害他，但却要先将他制服了！”

关立急切地道：

“可是，君公子，说不定他会看破我们之间的默契！如果那样，我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君惟明咬咬嘴唇，为难地道：